金石萃編

金石萃編卷十一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漢七

泰山都尉孔宙碑

碑高七尺三寸廣四尺十五行行二十八字額題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碑九字篆書今在曲阜縣孔廟

有漢泰山都尉孔君之銘

君諱宙字季將孔子十九世之孫也天姿醇嘏齊聖達道少習家訓治嚴氏春秋緝熙之業既就而閨閾之行允恭德音孔昭遂舉孝廉除郎中都昌長祗傅五教尊賢

養老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辠己故能
興利□□彫幣濟廟諱功於易簡三載考績
還元城令是時東獄黔首猾夏不□□□
祠兵遺畔未寧乃擢君典戎以文循之旬
月之閒莫不解甲服罪□□□攜田畯喜
于荒圃商旅交乎險路會歷鳴於樂歲復
長幼於酬酢□□□稔會遭篤病告困哉
仕得從所好年六十一延熹六年正月乙
未□□□疾貴速朽之反真慕寧儉之遺
制宅兆不華明器不設凡百卬高□□□

述於是故吏門人乃共陟名山采嘉石勒
銘示後俾有彝式其辭曰
於顯我君懿德惟光紹聖作儒身立名彰
貢登王室閣□是憂夙夜□□在公明明
乃綏二縣黎儀以康於亓時廱撫茲岱方
帥彼凶人覆俾□□南畝孔饁山有夷行
豐年多黍稱彼兕觥而賴其勳民斯是皇
疾□□□乃委其榮忠吉愍勤屢省乃聽
恭儉自終簋簠不陳生播高譽沒垂令名
永世不刊番載揚聲
延熹七年□

月戊□造

碑陰

共三列每列二十一行額
題門生故吏名五字篆書

門生鉅鹿癭陶張雲字子平
門生鉅鹿癭陶趙政字元政
門生鉅鹿廣宗捕巡字升臺
門生東平寧陽韋勳字幼昌
門生魏郡館陶張上字仲舉
門生魏郡館陶王時字子表
門生魏郡陰安張典字少高

門生魏郡魏孟忠字待政
門生魏郡魏李鎮字世君
門生魏郡館陶吳讓字子敬
門生魏郡館陶文儉字元節
門生魏郡館陶魏瑱字仲雎
門生魏郡鄴暴香字伯子
門生東郡東武陽梁淋字元祖
門生東郡衛公國趙恭字和平
門生東郡東武陽張表字公方
門生東郡東武陽滕穆字奉德

門生東郡樂平桒演字仲厚

門生東郡樂平靳京字君賢

門生東郡樂平梁裔字叔光

門生東郡樂平桒顯字伯異

門生陳留平丘司馬規字伯昌

門生安平下博張祺字術松

門生安平下博張朝字公房

門生安平下博蘇觀字伯臺

門生安平堂陽張琦字子異

門生北海安丘齊納字榮謀

門生北海都昌呂外字山甫
門生北海劉秦麟字伯麟
門生北海劉如盧浮字遺伯
門生北海劉薛頎字勝輔
門生北海劉高冰字季超
門生濟南梁鄒趙震字紂政
門生濟南梁鄒徐璜字彡文
門生濟南東平陵吳進字升臺
門生甘陵廣川李郡字元章
門生甘陵貝丘賀曜字升進

門生魏郡清淵許祺字升朙
門生魏郡館陶史崇字少賢
門生魏郡館陶孫忠字府文
門生東郡樂平盧循字子節
門生任城任□□□字景溝
門童安平下博張忠字公直
故吏北海都昌逢祈字伯意
故吏北海都昌[illegible]童字文理
故吏北海都昌罷稱字文長
故吏北海都昌呂規字元規

故吏泰山費魚淵字漢長
故吏泰山華毋樓觀字世光
故吏泰山南城爲規字世舉
故吏泰山南武陽蕭誨字伯□
故民泰山費淳于黨字季道
弟子北海劇陸暹字孟輔
弟子陳留襄邑樂爲字宣舉
弟子下邳下邳朱班字宣□
弟子東平寧陽周順字承□
弟子沛國小沛周升字仲甫

弟子魯國文陽陳褒字聖博
弟子汝南平輿謝洋字子讓
弟子山陽瑕丘丁瑶字實堅
弟子魯國戴璋字元珪
弟子魯國卞王玫字漢方

右泰山都尉孔君碑其辭有云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罪己宙人臣而引禹湯以爲比在今人於文爲不類蓋漢世近古簡質猶如此也集古錄

孔宙北海父也見後漢書融列傳又據桓帝紀泰山都尉元壽元年置延熹八年罷宙以延熹四年卒蓋

卒後四年官遂廢矣金石錄

孔君名宙即融之父也威宗延熹六年正月卒碑以次年七月立宙有七子曰謙曰裦皆見於碑誌凡漢刻其首行即入詞無額者或題其前如張納樊安之比亦甚少已篆其上復標其端惟此碑爾釋左傳者以窀穸爲厚夜此云窀夕非借也碑以幣爲弊栂爲楳意爲億凱變剴采光畫蔓嗽剕以夏則黍兕簠簋陳

漢碑多有陰然稀少有額獨此刻以五大篆表其上凡門生四十二人門童一人弟子十人故吏八人故民一人都昌者四泰山者五漢儒開門受徒者錄有盈萬人者其親受業則曰弟子

以久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總而稱之亦曰門生舊所治官府其掾屬則曰故吏占籍者則曰故民非吏非民則曰處士素非所涖則曰義士義民亦有稱議民賤民者逢盛碑有姓雖者二人趙氏謂氏族書無雖姓此碑有都昌雖章則古來自有此姓但譜者考之不詳爾漢人雖姓氏亦借用字如伍爲五歐陽爲毆羊之類或是借雖爲解亦不可知也

瞬即麟竇即褒郝郎邪字 隸釋

碑曰躬忠恕以及人兼禹湯之辠己昔人謂漢世近古猶簡質如此以禹湯用之泰山都尉亦自不類謂

皐己尤不得施於此也余讀屈原書以朕自況周秦六國閒凡人相與言皆自臣也秦漢以後禁忌稍嚴文氣日益凋喪朕猶未若後世之纖密周細求人功臯於此也昔左氏書子皮卽位叔向言罕樂得其國葉公作顧命楚漢之際爲世本者用之潘岳奉其母稱萬壽以獻觴張永謂其父柩大行脩道孫盛謂父遐登蕭惠開對劉成其如慈旨竟陵語顧憲之曰非君無以聞此德音鮑照於始興王則謂不足宣贊聖旨晉武詔山濤曰若居諒闇情在難奪夫顧命大行慈旨諒闇後世人臣不得用之其以朕自況與稱臣

對客自漢已絕於此況後世多忌而得用耶廣川書跋

碑在曲阜延熹七年立通志金石略嘗載其目云未詳所在復載泰山太守孔宙碑云在兗州立於延熹六年是漢有兩孔宙而碑復有二何其繆哉　右孔宙碑陰前碑云故吏門人隊山采石勒銘示後則此所載皆其人也金薤琳瑯

孔宙融父也卒以延熹四年又後四年而都尉廢廢三年而長子褒坐融匿張儉抵罪時融年十六宙卒時僅九歲碑不載宙子名余故附記於後王世貞弇州山人四部稿

宙字季將隸書易辨而永叔集一作秀持不知何據石墨鐫華

孔宙融父也史作伷趙明誠歐陽永叔王元美皆謂卒以延熹四年元美謂又四年都尉廢廢三年長子襃坐融匿張儉抵罪府融年十六宙卒時僅九歲按建寧二年張儉舉奏侯覽誣儉鉤黨刊章討捕時融年十七非十六也又按碑宙以延熹六年正月乙未卒甚明三公皆史家張杜謂四年何也又按融建安十三年卒年五十六則是永興元年癸巳生至延熹六年癸卯融正十一歲非九歲也金石史

按後漢書孔融父伷泰山都尉非也當依碑作宙三國志注引續漢書亦作宙 其名伷者別自一人董卓傳以陳留孔伷為豫州刺史袁紹臧洪傳同 符融傳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伷等三人魏志武帝紀豫州刺史孔伷注引英雄記伷字公緒 鄭太傳孔公緒清談高論噓枯吹生 九州春秋作胄乃獻帝時人伷事略見許靖傳此泰山都尉乃融之父耳又韓勅碑陰出錢數郎中魯孔宙季將千 金石文字記

孔宙融之父也裴松之注魏志引司馬彪續漢書亦作宙又韓勅碑陰山私錢數列郎中魯孔宙季將千當以碑為據而後漢書融列傳作伷考宙卒于靈帝

熹平四年而仙于獻帝初平元年拜豫州刺史籍本
陳留字公緒別是一人竊疑范史不應紕謬若是或
發雕時爲妄人所更後學遂信而不疑也陽書亭集
孔子四十七代孫傳官右朝議大夫于宋紹興中著
東家雜記云十九代宙郎中令碑云郎中按郎中令
秩二千石郎中二百石皆屬中尉宙初舉孝廉未能
卽除郎中令而傳爲孔氏裔孫援據譜系不應舛誤
然碑爲當時所立吏屬可信集古文云宙舉孝廉除
郎遷元城令百官志郎與郎中秩自不同蔡質漢儀
曰三署郎見光祿勳執板拜見謁主左右署及五官

中郎也他如尚書郎羽林郎黃門郎小黃門郎議郎
治禮郎通謂之郎而郎中之所屬者如五官謁者及
中尉而三耳似不得去中字以混于諸郎或文中省
文抑別有所據也顧寧人曰孔融傳父伷泰山都尉
非也名伷者別自一人按魏武紀豫州刺史孔伷英
雄記伷字公緒九州春秋作胄乃獻帝時人予從常
熟錢氏毛氏泰興季氏同里徐氏見宋刻善本皆作
宙未知顧之所據何本也金石後錄
碑云治嚴氏春秋光武立五經十四博士春秋二家
顏安樂爲春秋顏氏學嚴彭祖爲春秋嚴氏學也又

云都昌長都昌北海國屬邑第四又云遷元城令元城魏郡屬邑第五杜預曰縣東南有地名馬陵史記曰龐涓死處按後漢書桓帝紀延熹五年九月太山琅邪賊勞丙等復畔寇掠百姓冬十一月太山賊叔孫無忌攻殺都尉侯章十二月遣中郎將宗資討破之通鑑說徵皇甫規拜太山太守規到官廣設方略寇虜悉平合諸碑所云是時東嶽黠首猾夏遺咔未寧乃擢君典戎則宿爲太山都尉在宗資破賊之後繼侯章任職與皇甫規同時文武相濟當延熹四五年因病致休卒于六年正月而史未列其人亦未詳

其事也後銘詩卅句上十四句一韻下十六句一韻
漢碑中文理之最順者宙爲孔融父當時撰述或出
北海之潤色耶　碑陰其郡邑中有曰衛公國者東
郡屬國第十四本觀故國姚姓光武更名有河牧城
有曰甘陵者本清河國班書清河郡厝縣安帝以孝
德皇后葬于厝改曰甘陵范史于清河國屬邑甘陵
下注曰故厝蓋自桓帝建和二年則又改清國爲甘
陵也有曰貝邱者范史郡國志作具邱予觀碑字是
貝邱非具邱可以正史之譌有曰華者前漢書地里
志泰山郡屬有華縣後漢書郡國志太山郡屬無華

縣令按此碑則桓帝延熹時泰山郡屬尙有華縣未曾廢范史失載此縣也金石文跋

竹垞詰范史孔伷之誤是已然謂宙卒于靈帝熹平四年則亦未確碁宙卒于桓帝延熹六年趙德夫以爲延熹四年亦誤而竹垞殆因延熹之誤又展轉濶熹平也鮚埼亭集

祇傅五教者卽尙書之敬敷五教也以祇易敬以傅作敷漢書文帝紀傅納以言宣帝紀傅奏其言師古曰傅讀爲敷　漢碑陰多不題額惟此及陳德鄭季宣碑陰有之隷釋云漢儒開門受徒其親受業則曰

弟子以次相傳授則曰門生未冠則曰門童此碑前列門生門童後列弟子如果親受業爲弟子而以次相傳授爲門生不應弟子反列門生門童之後隸釋此言雖本之歐陽集古錄恐終未可深信也金石存

後漢書融列傳云父宙太山都尉一本作伷顧氏金石文字記云三國志注引續漢書亦作宙其名或作伷者蓋板本偶異至於伷字公緒則别是一人朱竹垞曝書亭集亦同此說乃其所著經義考承師門內泰山都尉督孔宙季將下復注云王粲漢末英雄記張璠漢記宙字公緒何也又其所据隸釋列於承師

條下之孔宙弟子暨其門人門童或以郡爲邑或以邑爲郡魏乃縣也訛作魏郡或以邑爲官北海劇劇訛尉或以邑爲姓任城任城下任城是邑名其姓闕數十人中訛謬非一則又何也兩漢金石記

碑文云天姿醇嘏醇嘏即純嘏也云祇傳五教祇傳即敬敷也銘詞以虞陬二字叶陽唐庚青韻吳才老韻補所未取　碑陰題名三列凡六十有二人每人具書郡縣名字漢碑陰之最謹嚴者惟弟子魯國戴璋不書某縣未審其故漢志泰山郡有華縣續漢志無之方輿紀要以爲并入費縣按三國志稱臧霸太

山華人此碑亦有題泰山華者然則後漢元有華縣殆省併未久而復置耳通鑑獻帝興平元年劉備為豫州刺史屯小沛胡三省注沛國治相縣而沛自為縣屬沛國時人謂沛縣為小沛由此今碑立於延熹末已有小沛之名疑當時縣名固有小字非土俗之稱也魏郡治鄴不治魏此碑籍魏郡魏郡者二人不稱小魏與沛國小沛書法迥異則小沛為縣名審矣廣韻十九侯部婁字下引何氏姓苑云毋婁氏今琅邪人此碑有毋樓覬一人婁樓蓋通也如廬複姓志氏族者亦失載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陰第三列下與謝洋典字碑石凹下二三分盡刻時因誤鑿去復又補刻也碑有穿在篆額兩行之中碑首起四暈至篆字止碑左側題大中元年四月廿四日同邑大夫臧公謁先聖陵謹記正書三行左行字徑寸餘又題朝議郎前行蘇州常熟縣令上柱國脩縣男食邑三伯戸賜緋魚袋高元度□□將仕郎前守宣州廣德縣尉裴章正書三行左行字徑寸許右側題太子中舍同判兖州梁之著作佐郎崔暨四十六代孫文宣公佑同謁先聖陵大宋天聖元年癸亥季秋望日進士劉炳題正書二行徑八分皆唐宋

人謁聖陵留題也盖此碑嚮在宙墓前于乾隆某年間始移置廟內耳元又案漢碑多有穿暈者此沿周制也禮記檀弓曰縣棺而封鄭氏注云不設碑繂不備禮又曰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氏又據周禮及喪大記爲注云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于椁前後四角樹之穿中于間爲鹿盧下棺以繂繞天子六繂四碑前後各重鹿盧也四植謂之桓諸侯四繂二碑碑如桓矣大夫二繂二碑士二繂無碑孔冲遠疏云繂即紼也以紼之一頭繫棺緘以一頭繞鹿盧既訖而人各背碑負繂末聽鼓聲以漸卻行而下之

據此數義知古人墓碑有穿以貫鹿盧其綍繞鹿盧橫而斜過碑頭碑頭為此暈以限綍使之滑且不致外脫如今石井欄為綆所漸靡之形矣漢碑有穿有暈此必效三代遺制其暈左垂者右碑也在垂者左碑也又國策曰昔王季歷葬于楚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之前和元謂前和即前桓桓和古同聲其通借之迹甚多（漢書酷吏傳如淳注 書和夷底績鄭注）言前和明有後和即四植之義也（山左金石志）

孔君名宙字季將碑字顯然後漢書孔融傳云父宙泰山都尉案英雄記孔宙字公緒陳留人後漢符融

傳太守馬岱到官融薦孔伷爲計吏案融陳留人故與伷同郡漢名臣奏有司空掾孔伷碑稱宙舉孝廉除郎中不曾爲計吏及司空掾也魏志董卓傳周孔伷等出宰州郡許靖傳陳留孔伷爲豫州刺史張璠漢記鄭泰說卓曰孔公緒能清談高論噓枯吹生案玉篇伷系也故伷字公緒若季將則與伷不相蒙矣范書譌謬賴碑可證桂馥跋

泰山都尉孔君嘗任此官案之桓帝紀初置泰山琅琊都尉官注二郡盜賊不息故置今碑所謂東嶽黔首猾夏不缺三字祠兵遺畔未寧乃擢君典戎以文修

之典戎即都尉職而泩指盜賊不息者與碑懸合又
應劭云每有劇職即臨時置都尉事訖罷之攷泰山
都尉置在永壽元年延熹八年即罷嵾當孔君碑旣
成之明年而官亦遂以廢其爲因時權設信有據也
然則百官志謂邊郡往往置都尉語豈有所淆與隸
續劉寬碑陰故吏伊闕都尉在靈帝中平二年鄭季
宣碑陰有故孟津都尉在中平三年此二地豈得謂
之邊郡與余故以孔君碑質之益知應氏說爲定也

授堂金
石跋

西嶽華山廟碑

碑高七尺七寸廣三尺六寸二十二行行三十八字額題西嶽華山廟碑六字篆書石今毀

周禮職方氏河南山鎭曰華謂之西嶽春秋傳曰山嶽則配天乾以定位山澤通氣雲行雨施既成萬物易之義也祀典曰日月星辰所昭卬也地理山川所生殖也功加於民祀以報之禮記曰天子祭天地及山川歲徧焉自三五迭興其奉山川或在天子或在諸侯是以唐虞疇咨四嶽五歲壹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周鑒

於二代十有二歲王巡狩殷國亦有事于方嶽祀以圭璧樂奏六歌　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大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　孝武皇帝脩封禪之禮思登假之道巡省五嶽禋祀豐備故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壂曰存僊壂門曰望僊門　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祠後不承前至于亡新寖用丘虛訖今垣阯營兆猶存建武之元事舉其中禮從其省但使二千石以歲時往

祠其有風旱禱請祈求靡不報應自是以
來百有餘年有事西巡輙過亨祭然其所
立碑石刻紀時事文字摩滅莫能存識延
熹四年七月甲子廟諱農大守安國亭侯汝
南袁逢掌華嶽之主位應古制脩廢起頓
閔其若茲深達和民事神之義精通誠至
礿祭之福乃案經傳所載原本所由銘勒
斯石垂之于後其辭曰
巖巖西嶽峻極穹蒼奄有河朔遂荒崋陽
觸石興雲雨我農桑資糧品物亦相瑶光

崇冠二州古曰雍梁馮于豳岐文武克昌
天子展義巡狩省方玉帛之贄禮與岱亢
六樂之變舞以致康在漢中葉建設宇堂
山嶽之守是秩是望侯惟安國兼命斯章
尊脩靈基肅共壇場明德惟馨神歆其芳
遏禳凶札揫斂吉祥歲其有年民說無疆
袁府君肅恭明神易碑飾闕會遷京兆尹
孫府君到欽若嘉業遵而成之延熹八年
四月廿九日甲子就袁府君諱逢字周陽
汝南女陽人孫府君諱璆字山陵安平信

都人時令朱頡字宣得甘陵鄃人丞張昜
字少游河南京人左尉曹佫字君惠河𠰻
密人王者掾華陰王萇字德長　京兆
尹勑臨都水掾陵土要市石遣書佐新豐
郭香察書刻者潁川邯鄲公脩蘇張工郖
君[illegible]

右漢西嶽華山廟碑其略云孝武皇帝修封禪之禮
巡省五嶽立宮其下宮曰集靈宮歐陽公集古錄云
所謂集靈者他書不見惟見于此碑爾余按班固漢
書地里志華陰有集靈宮武帝起而酈道元注水經

亦云敷水北遷集靈宮引地里志所載其語皆同然則不獨見于此碑矣而所謂存仙殿望仙門者諸書不載錄金石

右西嶽華山廟碑篆額在華州華陰縣咸宗延熹四年袁逢守洪農郡以華嶽舊碑文字磨滅遂案經傳載原本勒斯石以垂後會遷京尹乃勅都水掾杜遷市石遣書佐郭香察書碑成於後之四年䕶孫璆與郡府也逢者司徒安之曾孫太尉湯之次子嘗爲司空而卒史不載其歷洪農京兆乃闕文也東漢循王莽之禁人無二名郭香察書者察涖它人之書爾小

歐陽以爲郭香察所書非也碑云四時中月省方柴祭不讀中爲仲其義亦通至以宣帝爲仲宗則是借仲爲中說者謂漢世字少故多假借或曰漢人觕質字相近者輒用之予以爲不然亦好奇之過爾以帝者廟號而借以它字不恭孰甚焉碑云昭卬禮記作瞻仰亣卽亢字另郎昉字香卽香字卿卽郎卿字又以瘞爲瘞女陽爲汝陽　隸釋

昔歐陽公謂集靈宮惟見於此然漢武集靈宮見于太華漢志旣書之矣桓譚嘗賦之酈道元曰敷水北逕集靈宮其事甚備永叔惜不得見也張昶序曰岱石立片宗繼統太華授璧秦胡絕緒白魚入舟姬

武建業寶珪出水子朔喪位布王五方則處其西列三條則居其中世宗又營集靈之宮於其下想松喬之儔然則集靈亦其盛哉三輔黃圖書其制度類聚亦書其名劉勰葢嘗言矣予因得考之信 廣川書跋

歐陽文忠謂集靈宮者他書不見余嘗觀桓君山賦序云余少時爲郎從孝成帝出祠甘泉河東見郊先置華陰集靈宮宮在華山下武帝所造欲以懷集仙者王喬赤松子故名殿爲存仙端門南鄉山書曰望仙門竊有樂高妙之志卽書壁爲小賦云然則文忠言他書皆不見豈偶忘君山之云乎況休文詩既表

祈年觀復立堅仙宮 能改齋漫錄

西嶽華山碑爲新豐郭香察書凡漢碑例不存書者名氏此小異耳王謂東京無雙名而云察書者監書也其言似亦有據然鄧廣德梁不疑成翊世鄧萬世王延壽謝夷吾蘇不韋費長房蘇子訓此何人也 王世貞弇州山人題跋

西岳華山廟碑漢郭香察隸漢人碑多不書何人書姓名者獨此帖耳 屠隆考槃餘事

漢魏碑例不著書刻人姓名獨此題郭香察書爲異

洪适隸釋云東漢循王莽禁無雙名郭香察書者祭

莅他人之書又唐徐浩古迹記以爲蔡中郎書余按碑文云京兆尹勑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句）遺書佐新豐郭香察書市石察書爲二事則洪公言似亦有據但書雖遒勁殊不類中郎郭香何人乃莅中郎書耶且市石察書刻者皆著其名而獨無中郎名何也徐浩生唐盛時去漢近其人又深于字學不應謬妄至此皆不可曉至如楊文貞公跋遂以爲郭香書則察字無屬不成文理矣此碑嘉靖中猶在一縣令修岳廟石門覗殿上碑題皆當時顯者恐獲責罰此碑年久遂碎爲砌石余從東壁商借舊本而書其後

如此云石墨鐫華

碑舊在華陰縣西嶽廟中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毀華州郭允伯有此拓本文字完好今藏華陰王無異家其末曰京兆尹勑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東漢人二名者絕少而察書乃對上市石之文則香者其名而特勘定此書者爾漢碑未有列書人姓名者歐陽叔弼以香察爲名殆非也勑者自上命下之辭漢時人官長行之掾屬祖父行之子孫皆曰敕考之前史陳咸傳言公移敕書而孫寶之告督郵何並之遣武吏俱載其文爲敕曰他如

韋賢丙吉趙廣漢韓延壽王尊朱博龔遂之傳其言
敇者凡十數見後漢書始變爲勑而後人因之淮南子兼九勑洪勑音聲形也六朝時勑字多改作物故因之而變五經文字曰敕古勑字今相承皆作勑惟整字從此敕
何曾傳人以小紙爲書者勑記室勿報則晉時
上下猶通稱之也至南北朝以下則此字惟朝廷專
之而臣下不敢用故北齊樂陵王百年習書數勑字
而遂以見殺此非漢人所當忌也且蜀之秦宓字子
勑見於國志矣歐陽公錄魯相韓勑修孔子廟器碑
乃疑自古人臣無名勑者而陸德明言此俗字也字
林作敕允伯以爲其來旁從力者別音賚故魯相得

名焉則不知此碑之作勑者又何說也沛相楊統碑孝以勑內飭人唐公房碑勑尉部吏收公房妻子皆此勑字今尙書臯陶謨益稷康誥多士詩楚茨易噬嗑大象之文並作勑而周禮樂師詔來瞽臯舞注云來勑也勑爾瞽率爾衆工奏爾悲誦肅肅雍雍毋怠毋凶鄭康成漢人也其訓來爲勑又何哉其曰左尉唐佑按百官志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故橋元補雒陽左尉此言左尉亦以縣大而設之兩尉與史書合濟陰太守孟郁堯廟碑韓勑孔廟後碑殽阬君碑張公神碑三公山碑無極山碑皆有左尉風俗通有武當左尉又郡國志宏農郡下云華陰故屬京兆建武十五年屬而此碑袁府君逢先爲宏農

太守後遷京兆尹故所書丞尉一爲河南京人一爲河南洛人主者掾則華陰人漢時丞尉及掾俱用本郡人三輔郡得用他郡人宏農在後漢爲三輔故得用旁郡人爲丞尉而京兆尹所遣掾佐一爲霸陵人一爲新豐人則客也故別書於下而言京兆尹物遣之以著袁君之已遷官而不忘敬于神也使其在本郡之官與掾則市石祭書有不必言者矣又律歷志有太史治歷郎中郭香豈其人歟　婁機漢隸字源曰按縈陽令楊君碑陰有程勑則在漢非獨韓名勑也勑雖本音徠說文勞也考之碑韓字叔節鄭字伯

嚴其義非勞徠之徠當讀爲飭漢碑范史多用勑字耆是時上下皆通用初無拘也　考之博古圖諸書有孝成鼎銘曰工王褒造左丞輔掾譚守令史永省大官銅鐘曰考工令史右丞或令通主太僕監掾蒼省綏和壺曰掾臨主守右丞同守令寶省上林鼎曰工史榆造監工蘋佐李貢務言省言監即察書之類也　孝宣本號中宗而此碑乃作仲宗按孝廉柳敏碑五行星仲廿八舍栖宿之精是亦以仲爲中也以孝武之求神仙爲登假之道按列子黃帝篇曰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周穆王篇曰穆

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世以爲登假焉莊子德充符篇曰彼且擇日而登假大宗師篇曰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蓋以爲千歲厭世去而上仙之意按曲禮告喪曰天王登假鄭氏注曰登上也遐已也上已者若仙去云爾是漢人之解登假皆以莊子之言爲據也金石文字記

漢華嶽碑徐浩古跡記以爲蔡中郎書非也按邕傳云桓帝時五侯擅恣聞邕善鼓琴召之邕不得已到偃師稱疾而歸閒居翫古不交當世則無由至華山書碑可知宋洪适隸釋云郭香察者察蒞他人之書

蓋謂古碑例不書名且謂東漢無二名故也此其說當矣有駁之者謂光武中興後詎猶遵莽制邪雖然予觀東漢人二名絶少惟漢宗姓則有之如廣陵矦元壽廣川王常保清河王延平齊王無忌之屬皆二名也又其他劉姓間有一二如校書郎劉騊駼更始侍中劉能卿赤眉牛吏劉俠卿平原劇賊劉文河若庶姓則一名者十有九且以祭書對市石於義尤合續漢書律歷志靈帝熹平四年五官郎中馮光等言歷元不正太史治歷郎中郭香劉固意造妄說云云此非即祭書其人邪以靈帝熹平四年上距桓帝延

熹八年蕭十年耳十年之間由書佐遷郎中任官嘗理也馮景解春集文鈔

顧亭林謂漢碑未有列書人姓名者歐陽叔弼以香察爲名殆非予考李翕郙閣頌列故吏下辨仇紼子長書此頌武班碑列臨菑嚴祺字伯曾書此碑漢碑何嘗無列書人姓名者金石遺文錄

碑云京兆尹勅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按金石文字記云勅者自上命下之辭愚攷諸碑勅字上下通用王純碑勅大司農楊著碑詔書勅留皆用之在上者也此碑與史晨奏銘又勅瀆井復民西狹頌勅衡

官有秩李瑾掾仇審唐公房碑勅尉部吏收公房妻子皆用之在下者也隸辨

玉篇有玊字音粟音鱮玉工也點在中畫上與玉字點在下音義各别韻會正韻諸書皆沿其說此碑玉帛之贄玉字點正在上義止是玉不可以他音他義釋也蓋點之上下乃行筆小異不當從此妄生穿鑿金石存

漢西嶽華山碑篆額左右有唐大和中李衡公諸人題其下有宋元豐中王子文題幾無隙地曝書亭集

西嶽華山廟碑 都南濠援徐季海古迹記以爲蔡中

郎書趙子函云郭香乃莅中郎書耶今雖不能遽定爲中郎然金石文字記及曝書亭題跋皆謂後漢書律歷志郭香郎此人攷郭香之名見于五官郎中馮光沛相上計掾陳晃奏中事下三府集議其時坐侍中西北與光晃相難問者即蔡邕爾在熹平四年三月九日也邕可以理香之說則香何不可以察邕之書哉中郎集中楊秉碑正在延熹八年而秉又華陰人也若碑中字體奇正互出古今迭用非中郎隸勢所謂脩短相副異體同勢奇姿譎誕靡有常制者乎即以一二字略言之如克字陵字皆加點與說文不

合而與古籀奇字體勢轉近夏承碑克字亦有點世
或以夏碑亦出中郎雖難槪信然其說正非無自也
佩觽云李少監陽冰說蔡中郎以豐同豐又與此碑
合矣凡此數者有一於此足以附會中郎之說而况
有徐季海語可據乎　按今華嶽廟中趙文淵劉升
八分諸碑上下左右皆有題識劉升碑有明河濱李
楷叔則題云地震後古碑大爲俗人所損所存於廟
者寥寥數種耳據此則是碑毀於地震之說益爲可
信　予聞全謝山所藏豐學士萬卷樓本今在寧波
范氏天一閣中旣而知爲嘉定錢辛楣少詹事所得

未歸辛楣時海鹽張芑堂燕昌爲雙鉤其本寄予葢
未鄭裱之全紙是以謝山有歷二百餘年不缺不爛
之語篆額二行居中而微有迤向後之勢葢前空者
九行後空者八行而予向見裱本未之知也額右云
劍南西川節度使撿挍兵部尚書成都尹兼□史大
夫李德裕判官□□□之□供奉崔知白□□使司
監察御史□此間闕幾字不可知度□此間闕幾字不可知賈□都團練
判官監察御史裏行李商卿大和四年十一月一日
此下又云大和五年九月十三日華陰縣下闕此二段文皆自
後而前左云銀青光祿大夫行尚書兵部侍郎李德裕

大和三年八月十六日自浙西觀察使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拜又云判官監察御史崔知白支使監察御史崔瑨唐書百官志監察御史十五人凡十道巡按以判官二人爲佐務繁則有支使巡官協律郎王式此皆自前碑內樂奏六歌句下而後之文空石處云元豐乙丑歲戊寅月癸丑奉議郎知華州軍州事王子文被旨設醮于嶽祠庚戌入內內侍口內侍殿頭郝隨奉命躬詣致祭俱七日罷王子入內口自內侍殿頭元易簡出使涇原朝謁會放齋宮子文題皆正書也　此本明萬歷中嘗藏陝西東肇商雲駒陰蔚雲雒兄弟家尋以贈武平郭宗昌允伯允

伯命侍史史明璽偃輩重裝之時天啟元年正月四
日也一時名流書跋者十餘人入 國初華陰王宏
撰無異得之戒子孫不得輒乞人跋尾其後自北而
南歸歙之何氏上海黃文蓮星槎爲徽州學官乾隆
丙戌此本與山谷手書同時並獲癸巳余在江南將
北旋星槎自全椒來謁曰山谷書吾家物也此碑吾
與之數年俱足矣奇物當以歸公余乃攜之北行書
跋其尾按碑云高祖初興改秦淫祀史記封禪書高
祖詔曰吾甚重祠而敬祭今山川諸神當祠者各以
其時禮祠之如故也碑云太宗承循各詔有司其山

川在諸侯者以時祠之封禪書文帝即位始名山大川在諸侯諸侯各自奉祠天子官不領及齊淮南國廢令太祝盡以歲時致禮如故也碑云孝武皇帝巡省五嶽禋祀豐備故立宮其下漢書郊祀志於是濟北王以爲天子且封禪上書獻泰山及其旁邑天子以他縣償之常山王有罪遷天子封其弟眞定以續先王祀而以常山爲郡然後五嶽皆在天子之郡又曰自封泰山後十三歲而周徧於五嶽四瀆也又考武帝紀南嶽巡省惟見於元封元年之詔曰朕用事華山至於中嶽餘不數書者則以宏農郡近在畿內

故也碑云仲宗之世重使使者持節祀焉歲一禱而三祠郊祀志宣帝五嶽四瀆皆有常禮惟泰山與河歲五祠江水四餘皆一禱而三祠也志又稱宣帝立三年尊孝武廟爲世宗行所巡狩郡國皆立廟告祠世宗而碑稱孝武不稱世宗至仲宗仲字通中見平帝紀元始四年安漢公奏尊孝宣廟爲中宗孝元廟爲高宗天子世世致祭此則莽舉之而東漢建武以後承尊之者也按碑所引漢制歷歷粲然與遷固二書相發所謂徵而益信者與碑又云袁府君諱逢字周陽汝南女陽人按逢安曾孫後漢書袁安傳安子

京字仲譽京子湯字仲河湯次子逢字周陽也按湯桓帝初爲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戶卒謚曰康侯長子成早卒次子逢嗣故碑稱逢曰安國亭侯也傳又稱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戶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贈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侯碑載逢自宏農太守遷京兆尹在延熹八年越三年而靈帝入卽位爲建寧元年時逢已以太僕豫議則是桓帝永康之末逢自京兆尹遷太僕其自京兆尹以前之官傳悉略而不載也然則此碑之足以補範書者又如此若夫碑字之工爲

漢隸冠姑不必論今竊據六書以考是碑其可以見篆隸楷之遞變者有六一曰本字二曰古通字三曰與小篆合四曰變篆而意則存五曰變篆作俗書之俑六曰篆變而楷不从按虛爲本字而今作墟詩升彼虛矣爾雅有崑崙虛之璆琳琅玕可證也礿爲本字而今作禴公羊傳夏曰礿注薦尚麥魚初熟可礿揚雄戲東鄰殺牛不如西鄰麥魚可證也華爲本字而今作崋山海經大華之山削成而四方可證也馮爲本字而今作憑今經典所載惟尚書顧命憑玉几作俗憑字餘皆作馮可證也此本字一也壹與一通

詩壹發五豝是也脩與修通易脩辭立其誠是也假
與遐通郊祀志假滋合處師古曰假即遐字其字從
彳辵也趾與址通左傳略基趾注城足是也亭與享
通易用亨于天子是也摩與磨通左傳摩厲以須王
出是也大與太通詩大無信也是也共與恭通詩序
栢舟共姜自誓禮記是以爲其世子是也女與汝通
漢書地里志汝南郡其縣女陽女陰師古曰女讀曰
汝是也此古字通二也其矦字从入从厂象張布殷
字从反身輿字从同秦字从禾歲字从止戈登字从
癶風字从凡疑字从丆起字从夭从止从巳精字从

丹銘字从令从金在土中甘字从口奄字从申州字从重川帷字从篆文心恭字从心尉字从𡭴陰字从今从云險字从臥从鮨省會字从古文囟此與小篆合三也其寖字作濡而不作寖其字作亓而不作其秊字作𠦃而不作年農字作農而不作農利字作𠟒而不作制逢字作逹而不作逢嚴字作巖而不作巖茲字作茲而不作荒粱字作粱而不作粱雖字作雖而不作雍展字作展而不作展斂字作斂而不作斂香字作香而不作香此變篆而意則存四也至於周从用而作周禮从示从豊而作禮出从中从一而作

之通从𢎘从用而作通气象形而作氣歲从步戌聲而作歲夏从頁从臼从夊而作夏𢀷从尸从収从手而作承詔从刀从口而作詔時从㞢从寸而作時豐从豆上象形而作豐僊从䙴而作僊肯从止在舟上而作前亾从入而作亡卤爲鳥在巢上象形而作西湥从突而作深埊从土彖聲而作番亏从丂从一而作于桑从叒而作桒𦏧从舛𣡽聲而作𦏧𤅊从𦰩而作漢兼从秝从又而作兼章从音从十而作章聲从香而作馨吉从士而作吉𣞤从亾霖聲而作無明从日月而作明京从高省而作京陵从夌而作陵得从

見从寸而作导掾从彖而作掾德从直而作德勅从
朿而作勑穎从水而作潁此變篆作俗書之徧五也
又施作㢋是作昰虞作虞原作原峻作峻朔作䏲斆
作致此篆變而楷不从六也記曰瑕不掩瑜瑜不掩
瑕謂之君子之貴玉故具言此碑得失是非之不相
掩輒錄如右以質諸深於六書者考之朱彝尊河文鈔
此碑世有兩本一爲商邱宋氏犖所藏一爲華陰王
宏撰所藏皆宋搨也宋氏本雍正初姜任修摹刻于
揚州郭本今爲曲阜孔繼涑所刻兩本字殘泐處悉
同世又有所謂全本則不足信關中金石記

碑云延熹四年宏農太守安國亭侯汝南袁逢又云袁府君曾遷京兆尹又云袁府君字周陽汝南汝陽人案後漢書侯覽傳京兆尹袁逢於旅舍閱参車云云崔寔傳寔建寧中病卒太僕袁逢備棺槨葬具靈帝紀光和元年屯騎校尉袁逢爲司空趙壹傳光和元年舉郡上計是時司徒袁逢受計司徒當作司空葢誤也荀爽傳司空袁逢舉有道不應袁術傳術汝南汝陽人司空逢之子也術謂羣下曰吾家四世公輔章懷注云袁安爲司空子敞及京京子湯湯子逢並爲司空案延熹四年至光和改元凡十八年逢由

太守遷京兆歷太僕校尉而進司空史傳皆有明徵其卒官則執金吾也其亭侯則襲父湯爵也袁安傳湯桓帝初爲司空以豫議定策封安國亭侯食邑五百戸次子逢嗣逢字周陽以累世三公子寬厚篤信著稱於時靈帝立逢以太僕豫議增封三百戸後爲司空卒於執金吾朝廷以逢嘗爲三老特優禮之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以車騎將軍印綬加號特進謚曰宣文侯此碑前賢著錄皆不及逢余謂建碑者逢也碑云京兆尹勑監都水掾霸陵杜遷市石遣書佐新豐郭香察書京兆尹卽逢也不可略因據范書著其世系官階於篇桂馥跋

碑云唐虞疇咨四嶽五歲壹巡狩皆以四時之中月各省其方親至其山柴祭燔燎夏商則未聞所損益質之鄭志鄭荅孫皓云唐虞之時五載一巡狩夏殷之時天子六年一巡狩禮文殘缺雖于二代之制有所未定康成大儒其說必授自師承則損益在夏商已約略可據而碑既云未聞康成又云蓋以疑之亦以無正文不自爲斷制如此然則古之立言者葢其慎也金石文字記證此碑香察非名因及於漢碑未有列書人名者案洪所收武班與羊竇道碑並載書人姓名則漢碑固有之矣投堂金石跋

按額題西嶽華山廟碑虞書以華山爲西嶽至周都鎬京則華山轉在邦畿之東不得稱西故改吳山爲西嶽詩崧高正義引雜問志云周都鄷鎬故以吳嶽爲西嶽而以華山爲河南豫州之鎮至周平王遷都雒陽因以華山爲西嶽而其山在秦晉楚三國之間亦無望祀之文至秦都咸陽漢都長安皆在山之西故自周至東漢一千一百餘年雖修禋祀而不以西嶽名至光武徙都洛陽始復其舊故是碑始稱西嶽也碑末丞張昪字少游隸釋云碑以昪爲昉昪昉二字皆說文所無徐氏新附昉字云明也按隱五年公

羊傳昉于此乎熹平石經作放鄭注攷工記旊[illegible]如放此乎之放知經典本無昉字列子黃帝篇衆昉同疑釋文亦云昉或作放而碑有張昇益漢尉俗字石經亦中郎所書而不作俗體古人愼守經訓如此郭香察書弇州跋據漢人鄧廣德梁不疑諸名謂東漢尉有雙名莽察書之非是然古人多有以字行者且以察字命名兆察以前史不多見其卽律歷志之郭香無可疑矣此碑久毀拓本存于今者大興朱氏所藏卽明陝西東雲駒兄弟家藏以贈武平郭宗昌者此本後又歸商邱宋氏乾

隆初上海兵部侍郎凌公如煥督學河南得之黃
君文蓮與凌同鄉且有戚遂歸黃氏尋又爲同年
朱君筠所得也又錢詹事大昕得鄞縣天一閣所
藏全本葢未經割裂其碑式可與隸釋互証最爲
可寶聞近亦失去殆終以未見爲恨云

華嶽廟殘碑陰

高四尺五寸廣一尺四寸第一列存者七行第二列惟四行有字可見餘皆斷闕今在華陰縣

民故益都大守□□□躬㝊節

故功曹司隸茂才司空掾池陽郭晊公休

故功曹司空掾池陽吉𢍊伯𠥉

故功曹司空掾蓮勺田巳叔鸞

故功曹司空掾池陽吉充叔卞

故功曹大尉掾頻陽游殷幼齊

故功曹大尉掾池勿吉苗元裔

古

故督

故五

故

右武都太守等題名其七行稽其官制地名是漢時

碑陰無疑然攷隸釋隸續及金石集古等錄並無此

刻乾隆四十四年修理嶽廟五鳳樓下所出古碑殘
石甚多此爲稱最焉 關中金石記

右華嶽廟殘碑陰七行兩列凡十一人下列殘破人
名不可識隸辨蓮字注以爲劉寬碑陰按劉寬二碑
一爲故吏李謙等所立一爲門生郭異殷苞李照等
所立此云故民故功曹自是李謙一碑惜其名不存
也近日錢唐趙晉齋親至二華搜求古刻所搨此種
僅存上列四十字并曼節郭昄等名不可得見然則
此搨猶爲世所希有可不益加寶惜哉 涵貞閣漢碑文字跋

禹陵窆石題字

石高六尺廣五尺三寸行字數俱無攷今在紹興府禹廟

舊經云禹葬以此石爲窆之禹穴在龍瑞宮之側東萊云大石中斷成罅殊不古殆非司馬子長所探也王象之方輿勝覽

予攷窆石之制不載於聶崇義三禮圖攷惟周官冢人之職及雞其喪之窆器及窆執斧以涖鄭康成以爲下棺豐碑之屬關經禹葬於會稽取石爲窆石本無字迨漢永建元年五月始有題字刻于石此王厚之復齋碑錄定爲漢刻殆不誣矣石崇五尺在今禹廟東南小阜覆之以亭相傳千夫不能撼及歲在乙

西有力士拔之石中斷部下健兒迭相助及拔陷地纔扶寸爾土人塗之以漆仍立故處載攷古之彝者下椬用窆蓋在用碑之前碑有銘而窆無銘驗其文乃東漢遺字趙氏金石錄目曰窆石銘誤曝書亭集今窆石在禹廟東側南向頂上有穿狀如秤錘國朝康熙初浙江督學張希良嘗拓之以意屬讀得二十九字蓋漢代展祭之文尋其隅角當爲五行行十六字其下截爲元季兵毀依韻求之則其下當闕六字也今惟有玉石并天文等字隱隱可辨其旁有宋人分書題名一行據舊志所稱有楊龜山題名竟剝

落無一字矣不紹新脩録興府志

按窆石題字在石下方字大二寸許金石録及圖經並以爲永康元年五月所刻而趙氏又誤釋作銘是宋時拓本已不甚了了張氏所讀二十九字其釋文今未得見昶以精拓本驗之惟日年王一并天文晦眞九字可辨耳右旁題字九行云□□□□□□□□從事郎吳□□□□□□□□□□□□朝夫□被命□□□拜禹陵□賦此詩以紀盛□云□□□無暇日□□□見聖躬勞古陌□□□□氣梅梁□海作波濤至今

遺迹衣冠在口口安口魑魅逃欲覓口陵壽之石山偁爲我翦蓬蒿凡一百四字正書當是宋元人所鐫而年月全蝕矣左旁宋人題名二行云會稽令趙與陞來遊男孟擢侍凡十二字隸書後又有元人題名二行云員嶠貞逸來遊皇慶元年八月八日凡十四字行書

金石萃編卷十一終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譔

漢八

執金吾丞武榮碑

碑高七尺二寸五分廣一尺九寸五分十行行三十一字額題漢故執金吾丞武君之碑十字隸書陽文今在濟寧州學

君諱榮字含和治魯詩經韋君章句闕幘傳講孝經論語漢書史記左氏國語廣學甄徹靡不貫綜久存大學𩔗然高廪靈於雙匹學優則仕爲州書佐郡曹史主簿督

郡五官掾功曹守從事秊世六汝南蔡府
君察舉孝廉□□郎中遷執金吾丞遭孝
桓大憂屯守麞武慨哀悲懼加遇害氣遭
兵眞靈□□□□君即吳郡府卿之中子
敦煌長史之次弟也廉孝相承亦世載德
不忝山□□□命□不竟台衡蓋觀德於
始述行於終於是刊石勒銘垂示無窮其
辭曰
天降雄彥資十卓茂仰高鑽堅允文允武
內幹三署外□陟旅□勒屯守營威□武

旌旗絳天雷震電舉敦燿赫然陵惟孝虜
當遂殷旅□之元輔天何不弔降此□皆
瘉乎我君仁如不壽爵不副德位不稱功
咸裹傷愴遠近哀同身沒□□萬世諷誦

右漢執金吾丞武君之碑隸額在濟州武君名榮吳
郡君名開明敦煌君名斑榮之亡在靈帝初漢興魯
申公爲詩訓故齊轅固燕韓嬰皆爲之傳又有毛氏
之學故曰詩分爲四申公授瑕邱江公韋賢治詩事
江公傳子元成皆至丞相孫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
馬魯詩有韋氏學此云治魯詩經韋君章句者此也

闕幘者未冠之稱語在武梁碑中爲古鮮字爲於雙匹者鮮雙寡匹也隸釋

武榮碑集古錄載其名金石錄並不載然榮之父吳郡丞武開明兄敦煌長史武班俱有碑載金石錄何以獨遺此碑耶庚子翁夏記

漢制執金吾一人丞一人月三繞行宮外戒司非常水火之事秩六百石緹綺二百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光武嘗歎曰仕宦當作執金吾而樂府古歌辭稱陛下三萬歲臣至執金吾蓋中興以後官不常置榮之本末惜碑文已漫滅年月無考僅存其廓落焉爾

武君治魯詩經韋君章句洪氏云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齊轅固燕韓嬰皆爲傳又有毛氏之學故曰詩分爲四子考之傳志而知洪說之誤藝文志詩經二十八卷魯齊韓三家立博士河閒大毛公傳自子夏不得立儒林傳言詩于魯則申培公事浮邱伯爲訓故弟子瑕邱江公盡傳之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瑕邱江公有韋氏學毛詩正義序曰漢氏之初詩分爲四申公騰芳于鄢郢毛氏光價于河閒貫長卿傳之於前鄭康成箋之於後洪氏用此語以申公轅固韓

嬰毛萇爲四與正義亦矣後漢伏湛弟黯定齊詩章句杜撫定韓詩章句張匡作韓詩章句傳魯詩者如元王許生徐公王式張長安唐長賓褚少孫薛廣德龔勝龔舍高嘉嘉孫詡李昺魯恭李業魯丕包咸魏應陳重雷義皆無章句韋氏世學魯詩使有章句爲榮誦習豈遂遠於載記不與齊韓並存也耶然榮去韋氏未遠似亦不妄或魯詩亡于西晉幷此章句失傳未可知也其曰痛乎我君仁如不壽春秋星隕如雨釋者曰如而也歐公于郭輔碑寬舒如好謂施于文章以如爲而者始見之而不知又有此碑也金石後錄

碑文有云遭孝桓大憂戚哀悲慟遭疾隕靈桓帝崩於永康元年十二月武君之卒必在靈帝初年也隸辨

漢書食貨志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斡在縣官師古曰主領也斡音管字從斗竇憲傳內幹機密劉向傳幹尙書字皆從干而音義與斡無異疑皆斡字轉寫之譌此碑內斡三署隸釋署字猶存斡字義亦作斡蓋其相沿已久譌斡爲幹有由來矣金石存

碑凡十行前叙後銘中界裁畢處其半無文字它碑少似此形制金石圖

是碑叙武君家世父兄於卒後又稱其父兄之官而

不稱名又稱其年卅六及其遭桓帝喪卒而不書某年月日是皆金石文之例所宜記者從來爲金石例者潘文僖不叙唐以前文王止仲墓銘舉例郁有隸釋諸碑而未能一一溯其本始黃黎洲金石要例雖引及東漢六朝之文而於漢碑亦未之能詳也若以洪趙之書合之後來出土諸碑分門別類件系而條舉之庶幾於貞石文有所稽考也矣歙郎敷字匹郎匹字匯郎勱字

附漢金石記

續漢書百官志元武司馬主元武門屬衛尉不屬執金吾此以執金吾屯元武者國有大喪備非常也漢

初舉孝廉無限年之令自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郡國舉孝廉限年四十以上諸生通章句文史能牋奏乃得應選其有異才異行若顏淵子奇不拘年齒由是廣陵徐淑以年未四十爲臺所詰而罷之矣榮年卅六爲汝南蔡府君察舉其才行必有過人者以非常格故碑特著其年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末萬世諷誦誦字宜讀如容始與上句遠近哀同叶韻詩小雅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又楚辭九辨自厭按而學誦信未達乎從容皆是也其云亦世載德者以亦爲奕也山左金石志

王宏撰以碑額作陰文凸起他碑所無余十餘年所集拓本多見之搨工未及全收額題後惟親往手摹如漢太室闕篆字正銘陰文凸起魏公卿上尊號碑額唐麓山寺碑額周公祠碑額王行滿書聖教序碑額宋仁宗御書飛白賜陳繹碑額並陰文凸起又龍門山老君堂一造像磨崖小碑題爲始平公者文皆用陰字此乃他碑所希見耳王君葢未覩也隸續陳球碑篆額二行黑字王純碑篆額二行黑字淳于長碑篆額二行黑字　授堂金石跋

按執金吾者吾猶禦也應劭曰執金革以禦非常也執金吾爲本有式道左右中候三人車駕出掌

在前淸道還持麾至宫門宫門乃開中興但一人
又不常置每出以郞兼式道候事已罷不復屬執
金吾其秩執金吾一人中二千石丞一人比千石
漢官秩則云比六百石所率緹綺二百人五百二
十人輿服導從光滿道路羣僚之中斯稱壯矣𥓋
銘云旌旗繽天雷震電舉數燿赫然陵惟哮虎蓋
形容其光滿道路之盛也後漢書禮儀志大喪登
遐閉城門宫門近臣中黃門持兵虎賁羽林郞中
署皆嚴宿衛宫府各警北軍五校繞宫屯兵黃門
令尚書御史謁者晝夜行陳碑稱孝桓大憂屯守

元武者即繞宮屯兵之事也桓帝崩無子城門校尉竇武定策至河間奉迎靈帝入嗣大統自永康元年十二月丁丑帝崩之日至建寧元年正月庚子靈帝即位相距二十四日之久其時都城無主太后臨朝羣臣皇皇非尋常國喪可比宮城屯守之嚴責任非輕時又嚴寒勞勩倍至碑所謂加遇害氣遺疾隕靈者是也碑又云憾哀悲惲憾即感字說文戚从戉从尗隸變从伐从卅楊統碑貴戚專權韓勑碑陰彭城廣戚戚皆作傶可證或釋爲哀感非是顧氏隸辨惲字下引此碑云感哀悲惲

慼字下又引作慼哀悲愊一語而兩歧之其誤益甚慟字說文所無古只作愊曼君碑云驚愊此云悲愊皆是徐鉉校定說文新附慟字贅矣

沛相楊統碑

碑文從隸本摹錄行字數俱不可紀額題漢故沛相楊君之碑八字篆書石今毀

君諱□□□□□□□□□□富波君之□子也□天□性少有令問敦□孝以勑內□名行以脩外詔□□烈隆構厥基旣仕州郡會孝順皇帝西巡以掾史召見帝嘉其忠臣之苗器其璵璠之質詔拜郎中遷

常山長史換犍為守丞君雖詘而就之以
順時政非其好也迺翻然輕舉皐司累辟
應于司徒州察茂才遷鮦陽侯相金城太
守德以化圻民咸以懷殊俗慕義者不肅
而成師服者變衽而屬疆易不爭障塞無
事功顯不伐委而後為直南蠻蠢迪王出
師征以君文武備兼廟勝光戰拜車騎將
軍從事軍還策勳復以疾辭後遉徵拜議
郎五官中郎將沛相天吏之治副當神人
秩禮之選舉不踰賢故望大和則俟生毓

晹嚴霜則畏辜戮欣悅妹慄寬猛必衷遭
貴戚專權不稱請求考績不論徵還議官
年七十六建寧元年三月癸丑遘疾而卒
朝廷愍惜百僚歎傷□民殞爾莫不隕涕
故吏戴條等追在三之分感秦人之哀願
從贖其無由庶考斯之頌儀遹鐫石立碑
刋銘鴻烈光于億載俾永不滅其辭曰
明明楊君懿鑠其德其德伊何言忠言力
勤止厥身歸□靡革蕃茲英猶道以經國
班化黎元既清且寧武稜攜貳文懷徦冥

遠人斯服份杰充庭劉棻彼得呂和呂平
勳速蘢矣莫與爭光甘棠遺愛東征企皇
念彼恭人慼焉永傷立言不朽先民所藏
載名金石貽于无疆

右漢沛相楊君碑在閿鄉楊震墓側碑首尾不完失
其名字按後漢書震及中子秉秉子賜子彪皆有
傳又云震長子牧富波相牧孫奇侍中奇子亮陽成
亭侯又云少子奉奉子敷敷子衆務亭侯又有彪口
子修楊氏子孫載于史傳者止此爾不知沛相爲何
人也集古錄

右漢故沛相楊君之碑篆額碑缺不知其名集錄有富波君字按楊震碑云長子牧富波侯相牧子統金城太守沛相則知此爲楊統碑也順帝以其忠臣之苗特召爲郎歷常山長史犍爲府丞鰤陽侯相金城太守車騎將軍從事議郎五官中郎將沛相以靈帝建寧元年卒故吏戴條等共立此碑其從昆弟高陽令著碑陰題名所云沛君者即統也此碑辭翰俱妙以百寮作百遼以遐邇作假爾璵郎璵字續郎續字顒郎顒字盲郎克字貳郎貳字遠郎遠字震子孫名見于史者數人富波相及其孫衛尉奇皆在焉統居其中而不見錄亦史策之闕遺

也 隸釋

楊統碑篆額二行有穿碑十四行行三十五字孝順皇帝平闕穿在九十十一行之上漢碑額惟暈式不同或在其中或在其左右惟穿則無不居中者此碑後有餘石打碑者去之非穿之偏也 隸續

右沛相楊統碑字畫多與隸釋不合如宰作宰顯作顯无作兂皐作皋縠作辜縠求作來肎作否休作份之類其尤不可解者委而復爲焉字竟作爲字觀其刻畫顯者與全碑神氣不侔直是後來俗工就其漫滅處以意刓劖之殊可恨也 柄真關漢碑文字跋

按此即昶所藏宋拓楊氏四碑之一洏相不知其字亦不見于後漢書碑中所鈌字數俱與隸釋不合想被裝潢手割損也碑云百僚歎傷口民穀爾莫不隕涕僚字明从人傍而洪氏誤釋作遼且既云以百寮作百遼不可解矣又云願從贖其縻由庶考斯之頌儀按閟宮詩詩說以爲史克所賦未云新廟奕奕奚斯所作毛傳鄭箋並以爲奚斯作廟而漢儒行文多誤解作字與家父作誦吉甫作誦寺人孟子作爲此詩之作同例傷于法言正考甫嘗睎尹吉甫公子奚斯睎正考甫後漢書曹褒

傳昔奚斯頌魯考甫咏殷班固兩都賦序故皋陶歌虞奚斯頌魯王延壽魯靈光殿賦故奚斯頌僖歌其露寢又度尚碑於是故吏感清廟之頌嘆斯父之詩張納功德叙庶慕奚斯□□之義費汎碑感奚斯之義楊震碑頌有清廟故敢慕奚斯之追述劉寬碑有感殷魯述德之頌穀民校尉熊君碑昔周文公作頌宗成考父公子奚斯追美遺蹟紀述前勳曹全碑嘉慕奚斯考父之美張遷表奚斯讚魯考父頌殷及此碑並指正考甫公子奚斯而言後漢書文選兩注引薛君韓詩章句云奚斯魯

公子也言其新廟奕奕然盛是詩公子奚斯所作也或東漢三家詩並行用魯頌者獨從韓詩因作是解亦未可知因碑中考奚斯二字隸釋未揭其義且洪氏但于楊震碑跋云奚斯所作謂作廟此及張納費汎碑皆誤用云云所舉多漏故申其說頃見武君億羣經義證詳辨此義倘有陳思王承露盤銘序一條亦承漢人之誤惟兩都賦序及張納碑二條武氏未引餘與祖說同

竹邑矦相張壽碑

碑爲明人截爲碑趺僅存上截高二尺九寸廣三尺六寸五分十六行行存十五字今在城武縣孔廟

君諱壽字仲吾其先蓋晉大夫張老盛德
之裔世載□勲逮師紀律不忝厥績爲冠
帶理義之宗君孝友恭懿明允篤信敦崇
經雜習文東光君業兼綜六藝博物多識
略涉傳記纘取其用將服州郡匡國達賢
登善濟可登斑叙優能正船師陪臨疑獨
照確然不撓有孔甫之風舉孝廉除郎中
給事謁者贊衛王臺妻□忠謇上嘉其節
仍授命使臣其京輦昭德衆遠內平外成
舉無遺慝遷竹邑侯相明德慎罰縣奉秉

士遺江楊熨賊上下口 征役賦彌年萌子
口 戈杼軸鬱犀君下車崇尚儉節躬自菲
薄儲偫 非法悉無所留幷官相領省倉口
小府御史朝無委官野無遊寇教民樹藝
三農九穀稼嗇滋殖國 無災祥歲聿豐穰
皤白之老率其子弟以循仁義蛑賊不起
厲疾不行觀事年載黔首 樂化戶口增多
國享民殷功列王府將 授轄邦對揚其勳
功曹周憐前將放滋君微澄清憐顧恖悔
遂晢郵周紘承會表奉 君常懷色斯舍無

宿儲遂用高邈老蜀相攜拱持車千人以
上沛相名君駱驛要請君捐祿收名固執
不顧民無所叩國違所賴上下同感州郡
開邦旌弓禮招復爲從事覩覲肅視不折
其節辟司徒府進退以禮含宏內光賦□
睹爾頭天不怫害疾無瘳年八十建寧元
年五月辛酉卒嗚呼哀哉夫積脩純固者
爲天人所鍾功假於民者敘在銘典於□
訪諸儒林刊石樹碑式昭令徽其辭曰
亮元德於□君膺精技體懿純超三署垂

介□甄聲號□憲臺犄王業弼紫微彈聿
司清公□綏待賦牧邦畿黎烝殷門荒饑
感旻臣哀其靈揭轄舉□來征民歎思暨
真人宰府命遂逸□名振射□彌闈垂令
紀永不刊丐胥德沵後昆

右漢故竹邑侯相張君之碑隷額張君名壽以孝廉爲郎嘗相竹邑靈帝建寧元年卒張君治功曹周憐之過反爲眘鄭周紘所簒至於捐祿而歸此風古今一也前史多以此爲盜海廟碑嘗借作字隸釋

竹邑侯者彭城靖王恭之子阿奴明帝永初六年封

見熊方後漢書同姓諸王年表曝書亭集

張君諱壽晉大夫張老之裔而不言其籍里碑以習爲襲婁爲屢蚌爲蠡覞覞爲耽耽顥爲旻棃爲黎殿爲奠此音之假借者也以豐爲蓋忝爲忝縈爲恭秋爲孔邑爲邑壄爲野老爲老樊爲攀憾爲感厷爲宏晧爲皓怫爲弗眡爲疾𢦔爲哉㢸爲弼胥爲胥則字體之加變也說文耽視近而志遠也引易虎視耽耽又耳下垂爲耽俗書引易誤作耽轉作躭不若此碑之覞覞其音相同使人皆知其爲借也夫金石後錄

碑以斑爲班字此洪氏所未舉者以婁爲屢則漢書

多有之　碑字淳古與孔彪碑相類牛氏擬以白石
神君碑謂開魏隸之法然是碑隸法實在白石神君
碑之上也兩漢金石記

右碑僅存上一段每行十餘字中間又鑿去四十字
即明時人斷為碑趺者今在城武縣說文眈視近而
志遠也覘內視也覘與眈音同而義亦相近先儒傳
易皆作虎視眈眈此碑乃作覘覘是古人固通用矣
王輔嗣釋眈眈以為威而不猛碑云覘覘固視不折
其節意亦相類也婁機云碑在單州城武宋時本隸
單州也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案縣志鄉賢有張壽傳事蹟多本此碑惟云累官右諫議大夫尚書右丞別志所增也又稱卒葬文亭山後墓如陵阜今山在城西北一里又名雲亭山有古柏數株傳爲漢唐時物墓在與否無可考矣山左金石志

衛尉卿衡方碑

碑高七尺廣四尺四寸二十三行行三十六字額題漢故衛尉卿衡府君之碑十字隸書今在汶上縣

府君諱方字興祖肇先蓋堯之酱本姓□□則有伊尹在殷之世號稱阿衡因而氏焉□□□土家于平陸君之烈祖少以濡術安貧樂道履該顏原兼修季由聞斯行

諸碩仁爲□□□□土階夷愍之貢經常
伯之實位左馮翊先帝所尊番名竹帛孝
廬江大守兄鴈門大守□□□孝長發其
祥誕降于君天資純懿昭前之美少㠯文
塞敦庬允元長㠯欽明敦詩悅書□□□
秋仕郡辟州舉孝廉除郎中即丘侯相膠
東令遷尹譯之纂保鄣二城參國起按斑
叙□□□本肇末化速郵置州舉尤異遷
會稽東部都尉將繼南仲邵虎之軌飛翼
榦之銓操彔□□□殺來王之靈會喪太

夫人感背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膺闇
苦由仍留上言倍榮向哀禮服祥除徵拜
議郎右北平大守尋李廣之左邊恢纍緒
之和戎戎敵土佚賚省巨億懷□□□□
靜有績遷潁川大守循清絲后招拔隱逸
光大茅茹國外浮議淡果綠動氣泄狂□
□山□□歸來洙泗用行舍藏徵拜議郎
還大醫令京兆尹舊都餘化詩人所詠並
有亡新君□□□□隆寬慄鵠火先物隕
霜剿姦振滯起舊存亡繼絕尅降乾太威

肅剝爪本朝錄功入登衛口口翼紫宮夙

夜惟寅禕隋在公有單襄穆典謨之風詔

選賢良招先逸民君務在寬共順其文舉

已從政者退就勑巾永康之末君衛孝桓

建寧初政朝用舊臣留拜步兵校尉霧六

師之所維時假階將授[illegible]職受任浹旬庵離

寢疾年六十有三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

丑卒詔遣使口口弔賻礼百寮臨會莫不

失聲其年九月十七日辛酉葬蓋雖頌興

而清廟肅中庸起而祖宗口故仲尼既歿

諸子綴論斯干作歌用昭于宣諡呂旌德
銘呂勒勳於是海內門生故吏□□□朵
嘉石樹靈碑鐫茂伐祕將來其辭曰
峨峨我君懿烈孔然高朗神武歷世忠孝
馮隆鴻軌不忝前人寬猛不主德義是經
糾綵頣□溫故前呈撫英接秀踵迹晏平
初據百里顯顯令聞濟康下民曜武南會
邊民是鎮惟□□□懮及退身衆議帝室
剖符守藩北境□□有□有聲旋守中嶽
幽滯呂榮進種舊京□□□□含澤戴仁

□□寂寧剋長剋君不虞不陽維□雒允
攫此聲香能悊能惠剋亮天功入統□□
斟斟光光法言稽古道而後行競競業業
素絲羔羊闇闇侃侃鄉君又昂昂踰規履榘
金玉其相謇謇王臣羣公寔重樂旨君子
□□无疆銘勒金石□□□□□問□□
萬世是傳 門生平原樂陵朱登字仲□□

碑云感昔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以蓼莪爲蓼儀他漢碑多如此蓋漢人各以其學名家故所傳時有異同也 金石錄

右漢故衛尉卿衡府君之碑隸額建寧元年立趙氏誤以爲三年衡君名方歷郎中卽邱侯相膠東令會稽東部都尉召拜議郎爲右北平潁川兩太守再除議郎遷太醫令京兆尹碑有本朝錄功入登衛七字衛下闕文必尉字也又云永康之末君衛孝威建寧初政朝用舊臣留拜步兵校尉蓋靈帝初立更易朝士自九卿而作五校所是左遷故碑首舉其尊者稱之碑云海內門生故吏采嘉石鐫靈碑末有小字門生朱登題名則其人也銘文甚温潤如云鶉火光物隕霜剿姦尋李廣之在邊恢魏絳之和戎唐人誌墓

多用此體雖柳子厚少作亦然履該顏原謂顏子原憲也韓隋郎委蛇出韓詩內傳碑以濡為儒偝為背淡為峧縱為衰庵為奄太郎太守盧江為門皆從疒 隸釋

洪丞相謂碑云履該顏原即顏淵原憲子觀其下繼之云兼修季由蓋仲由一字季路季由即季路也 金薤琳琅

履該顏原兼修季由洪氏以顏原為顏淵原憲而都太僕以季由為仲由字季路即是一人與兼修之義不協按史記仲尼弟子傳公晳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無道多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嘗仕遊俠傳季

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然則季乃季次也四人皆安貧守道之士故並舉言之其一字一名亦古文之所嘗有也金石文字記

碑述其先伊尹在殷號稱阿衡因而氏焉按趙氏金石錄載浚儀令衡立碑亦云出自伊尹合之應劭風俗通無異或云魯公子衡子孫因以爲氏則各有所本也曝書亭集

右碑趙錄云斄義爲斄儀蓋漢人各以其學名家子

按是碑以委蛇爲禕隋出韓詩內傳而仰其所傳乃

韓氏學也漢碑字多假借大約其音相同未有如是碑之變者將授緄職以緄作兗庵離寢疾以庵作奄耀此聲香以聲作馨躋規履渠以渠作矩讀者須以意逆而得之銘云樂旨君子以旨作只顏氏干祿字書旨旨上俗下正旨字漢人用之而云俗何也金石後錄

右碑金石錄以爲建寧三年二月立洪氏已辨其誤金石文字記又爲三年六月亦誤也　碑云感背人之凱風悼蓼儀之劬勞趙德甫以蓼儀即蓼莪然矣至背人二字乃置不論予按背人即邶人也廣韻邶同鄁紂畿內地名碑以鄁作邶克長克君作尅能哲

能惠作慈非盡假借必當時經師所傳有此異本也

隸釋云禕隋字出韓詩內傳內傳久不傳未知洪氏何據經典釋文引韓詩但作逶迤　容齋五筆言委蛇字凡十二變一曰委蛇二曰委佗三曰逶迤四曰倭遲五曰倭夷六曰威夷七曰委移八曰逶移九曰逶虵十曰蟡蛇十一曰遙迤十二曰威遲今此碑又作禕隋唐扶碑作逶隨劉熊碑作委邐枚乘兔園賦作委移傅雅隇陕險也文選薛注周道威夷險也則隇陕亦委蛇之別體而字書尚有蝺虵蝛虵踦倚之異此二字固不止十二變洪公尙考之未盡也

存

碑在汶上縣西南十五里平原郭家樓前南向以建寧元年立雍正八年汶水泛決碑陷臥莊人郭承錫等出貲復建焉金石圖

此碑近時所搨以校隸釋所有尚不及其半爲中有云階夷愍之貢經常伯之寮謂其以孝廉察舉而爲郎中也夷謂伯夷愍謂閔子古閔愍通用如春秋諸侯之謚閔者亦作愍也碑中兩寮字金薤琳瑯皆誤以爲寳豈傳錄之不審耶碑云感背人之凱風詩邶亦作鄁此併省去邑不虞不陽卽不吳不揚參閱起

按本之齊語下本肇末上鈌一字必導字也寢闇苦由下今鈌一字而洪氏本則爲仍字其下所注鈌字今本則頗似因字形碑云詔選賢良招先逸民君務在鈌失順其文舉洪氏本如此余諦視碑則洪云鈌者頗似豫字其失字上半剝泐實非失字乃英字也時詔書令選賢良務先逸民而衡君欲舉其寮之賢者又欲順詔書之文故下云已從政者退就勑巾叢令其棄官而就舉也隸釋於舍澤藏仁下注云鈌六字其實止鈌二字此則都氏本不誤也抱經堂文集

階夷愍句上土字是土非士也實卽寮字檻卽攬字

也苦㠯仍下是留字君務在下是寬字今尚皆隱隱
可辨洪以爲闕者亦拓本偶不見耳兩漢金石記
衡氏家于平陸祖父以來世爲大官范史不立公卿
表故方之拜罷年月無考祖左馮翊並佚其名矣云
恩隆乾太威肅釗巛太郎泰字巛郎坤字說文太古
文泰義無二訓故卦名亦可作太也云咸背人之凱
風陸德明釋文邶本又作鄁顏師古注漢書亦云然
碑蓋从鄁而省其邑也云不虞不陽不吳不揚之別
古人吳虞多通用泰伯弟仲雍以居吳稱吳仲雍而
左氏傳論語皆作虞仲是其證也說文吳姓也亦郡

也一曰吳大言也是吳敖之吳與吳越之吳無別體矣陸德明謂吳說文作吳又引何承天從口下大之說毋乃誤讀說文乎孔氏詩正義謂鄭讀不吳爲不娛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今此碑作虞虞娛亦通用字也碑又以寬慄爲寬栗聲香爲馨香郤虎爲召虎痝爲庬謳爲謳匏長匏君匏郎尅字謇騫王臣謇郎蹇字樂旨君子旨郎只字皆鄱陽洪氏所未及舉也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碑文云建寧元年二月五日癸丑卒二月當是三月之訛据沛相楊統亦以是年三月癸丑卒又下文云

其年九月十七日辛酉葬合計小盡逆推至三月辛酉日當在十三日正與五日癸丑合是又一證也校訂

隸釋存疑

高陽令楊著碑

碑文從裘本摹錄行字數俱不可紀額題漢故高陽令楊君之碑九字篆書楊文石今毀

□□□□□□□□□□之情窮七道之奠□綜書籍□□□□贊仕郡歷五官掾功曹司隸從事仍辟大尉還定穎侯相特以儒學詔書勑留定經東觀順廟諱丘之指謫歷世之疑天子異焉擢拜議郎遷高陽令

德以柔民刑以威姦是以勳庶愛若冬日
畏如夏日是治化希未基有成碩甫班龒
方授銀苻聞毋氏疾疾孝烝內發酲縈投
𢻱步出城寺衣不暇帶車不俟駕載馳□
□躬親嘗禱退遊會參繼迹樂正百行之
主於斯為盛復辟司徒舉□□□治劇抹
思善僕相連𦲷凡沐相憂篤義忌寵飄然
輕舉位淹名顯□□□數聞于下宜幹而
室佐國輔臣上天不惠不我憖遺年五十
有三□□□年十月廿八日壬寅卒凡百

順涕縉紳催傷門徒小子喪茲師范悲將
焉告叩叫穹倉感三成之義惟銘勒之制
皆所已紀盛德傳無窮者也若茲不刊後
[illegible]昏闇故樹斯石以昭厥勳其辭曰
麻碑乾鍾德于我楊君其德伊何如玉如瑩
孫孫其孝恂恂其仁躬尚節儉□□□□
□□□□□□□文緦紀典暮□□□□

右漢高陽令楊著碑首尾不完而文字尚可識云司隸從事定穎侯相最後爲善侯相善上一字磨滅不可見蓋其中間嘗爲高陽令而碑首不書最後官者

不詳其義也按楊震碑高陽令著震孫也今碑在震墓側集古錄

右漢故高陽令楊君之碑篆額楊君名著太尉震之孫常山相讓之子碑缺其名得之于震碑仕歷司隸從事議郎高陽令思善侯相年五十三而卒石損亾其年漢之王國相則秩二千石侯國相幾與令長等耳思善者汝南之小國碑首題以高陽者以最尉不若壯哉縣也楊震碑亦稱著爲高陽爾晉宣溫爲譙秀表云敦在三之節李善引國語欒共子之言曰人生於三事之如一謂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也漢代

銘誌類皆門人所立故用此語者頗多逢盛碑云感

激三成一列同義楊震碑云絲在三義一楊統碑云

追在三之分此碑云感三成之義三楊碑皆用之同

出晉語也詩以圻父作祈父此云頎甫蓋又借用以佯

未基爲未碁觶榮投戲爲釋棐投致師范爲師範爲夸

倉爲蒼蒼蹕郎厈字縱郎秋字遜郎璣字　隸釋

楊著碑篆額二行罴字碑十三行行二十八字穿在

第二字之下第七八行各空三字不書楊氏四碑并

陰皆作棋局之紋惟此碑微没減隸續

碑無年號其中云遭從兄沛相憂去官繼之以不悉

慭遺之語沛相以建寧元年卒考之長歷必建寧元

年也字源漢隷

按此碑袒所藏宋拓本已被裝潢割損中間司徒舉下名顯下皆缺三格以碑式行數字數計之適當七八兩行即洪氏所云第七八行各空三字不書者也著曾拜思善侯相而碑額及楊震碑止書高陽令者聞拜之後即以兄憂去官故仍稱前職如韓仁遷槐里令而銘額稱聞憙長古人金石之例如此洪以小國大縣解之臆說甚矣後漢書郭躬傳弟子鎮以冒犯白刃手劒賊臣封定潁侯永建四年卒長子賀嗣著在桓帝時爲定潁侯相知

郭賀以後尚有詔封者而史未之載也碑云詔書
勑讎定經東觀順元邪之指譌歷世之疑昶按石
經立學水經注以爲光和六年後漢書靈帝紀蔡
邕傳並以爲熹平四年隸釋云蓋諸儒受詔在熹
平而碑成則在光和今此碑年月已泐然著卒與
沛相同時定爲建寧元年無疑則所謂受詔定經
者乃桓帝時事向在蔡邕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
經文字之前可補范史所闕而著刊定之功亦不
必在邕典等下也碑又云孝烝內發又云烝烝其
孝語本尚書漢碑用烝烝者皆作蒸蒸惟此文作

烝耳高郵王君引之云堯典父頑母嚚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傳云諧和烝進也言能以至孝諧和頑嚚昏傲使進進以善自治不至於姦惡訓烝爲進雖本爾雅然以烝烝乂爲進進治則不辭甚矣今案經文當讀克諧爲句以孝烝烝爲句乂不格姦爲句列女傳云舜父頑母嚚父號瞽叟弟曰象敖遊於嫚舜能諧柔之承事瞽叟以孝蔡邕九疑山碑云逮于虞舜聖德克明克諧頑傲以孝蒸蒸是則克諧爲句以孝烝烝爲句也列女傳又云母憎舜而愛象舜猶內治靡有姦意是讀乂不格

敍爲何也經云以孝烝烝烝卽是孝德之形容
故漢魏人多以烝烝爲孝者陸賈新語道基篇虞
舜烝烝於父母光耀於天地後漢書章帝紀陛下
至孝烝烝奉順聖德和熹鄧后紀以崇陛下烝烝
之孝宋意傳陛下至孝烝烝張禹傳陛下體烝烝
之至孝馬融傳陛下履有虞烝烝之孝袁紹傳伏
惟將軍至孝烝烝發於岐嶷張衡東京賦烝烝之
心感物曾思躬追養於廟祧奉烝嘗與禴祠蔡邕
胡公碑夫烝烝至孝德本也朱公叔墳前石碑孝
于二親烝烝雖雖續漢書祭祀志注引蔡邕議云

孝章皇帝大孝蒸蒸家語六本篇瞽瞍不犯不父之罪而舜不失烝烝之孝藝文類聚引魏弁蘭讚述太子表云昔舜以蒸蒸顯其德周旦以不驕成其名曹植贊舜敢云古時有虞舜父母頑且嚚盡孝於田隴烝烝不違仁廣雅亦云蒸蒸孝也則知兩漢經師皆訓烝烝爲孝故轉相承用卒無異說也謂之烝烝者言孝德之厚美也大雅文王有聲篇文王烝哉韓詩云烝美也魯頌泮水篇烝烝皇皇傳云烝烝厚也皇皇美也王肅云言其人德厚美也昶案此說極確法言云德諸頑嚚讓萬國負

侯湛舞賦納和氣於兩儀兮克諧乎君臣足與列女傳相證又晉書孝友傳序閔曾翼翼遵六教而緝貞規蔡董烝烝宏七體而垂令迹溫嶠侍臣箴思有虞之烝烝尊成周之翼翼翼翼烝烝言其忠孝亦足與廣雅諸書相證皆王君所未舉者然攷史記酷吏傳吏治烝烝不至於姦黎民艾安是以烝烝屬下句讀也楊孟文頌云清涼調和烝烝艾寧艾即乂字是以烝烝乂絕句也蓋當時師承非一故句讀各殊若是參攷衆說自宜以烝烝絕句者爲長此碑亦一證也

郭泰碑

碑高八尺四寸廣三尺三寸十二行行四十字

先生諱泰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其先出自有周王季之穆有虢叔者寔有懿德文王咨焉建國命氏或謂之郭即其後也先生誕膺天衷聰睿明哲孝友溫恭仁篤慈惠夫其器量弘深姿度廣大浩浩焉汪汪焉奧乎不可測已若乃砥節厲行直道正辭貞固足以幹事隱括足以矯時遂考覽六經探綜圖緯周流華夏隨集帝學收文武之

將墜拯微言之未絕于時纘緒之徒紳佩之士望形表而景附聆嘉聲而響和者猶百川之歸巨海鱗介之宗龜龍也爾乃潛隱衡門收朋勤誨童蒙賴焉用祛其蔽州郡聞德虛己備禮莫之能致群公休之遂辟司徒掾又舉有道皆以疾辭將蹈鴻崖之遐迹紹巢許之絕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衢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凡我同好之人永懷哀悼靡所寘念乃相與惟先生之德以

謀不朽之事僉以為先民既沒而德音猶存者亦賴之于見述也今其如何而闕斯禮於是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俾芳烈奮于百世令聞顯于無窮其詞曰

於休先生明德通廟諱純懿淑靈受之自天崇壯幽濬如山如淵禮樂是悅詩書是敦匪惟摛華乃尋厥根宮牆重仞允得其門懿乎其純確乎其操洋洋搢紳言觀其高栖遲泌丘善誘能教赫赫三事幾行其招委辭召貢保此清妙降年不永民斯悲悼爰勒

茲銘旌其光燿嗟爾来世是則是效

介休縣有徵士郭林宗宋子浚二碑宋冲以有道司徒徵林宗縣人也辟司徒舉太尉以疾辭其碑文云將蹈洪崖之遐迹紹巢由之逸軌翔區外以舒翼超天路以高峙稟命不融享年四十有三建寧□年正月丁亥卒凡我四方同好之人永懷哀痛乃樹碑表墓昭銘景行云陳留蔡伯喈范陽盧子幹扶風馬日磾等遠來奔喪持朋友服心喪期年者如韓子助宋子浚等二十四人其餘門人著錫衰者千數其碑文故蔡伯喈謂盧子幹馬日磾曰吾爲天下碑文多矣

皆有慙容唯郭有道無愧於色矣酈道元水經注

此碑在介休縣余邑人王正己曾爲其縣令余從其家覓一紙乃正己重刻者深恨不得原刻近有晉人爲余言舊石曾在一秀才極愛之每往碑下摩挲累日一夕盜碑并去縣令無柰重刻一石以應求者後又磨泐而王正己再刻之秀才所盜之石竟不得出異哉石墨鐫華

林宗墓在介休縣驛路傍介休碑作界休來齋金石刻考畧

天下碑錄云在汾州介休縣墓側又有郭有道碑云在太原府平晉縣蔡邕文并書在龍泉側按有道止

一碑此其誤也　按此碑久已不存歐趙亦未見隸釋云凡歐趙錄中所無者世不復有之矣今林宗墓側有一碑乃近人傅山所爲體既杜撰跡復醜惡無知者以爲中郎書爭相傳拓可笑也閩鄭簠又書一碑與傅山並峙豈以傅山爲非其人而欲自擬中郎也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隸釋

按此碑今日所傳拓者凡有二本乃近人傅靑主鄭谷口所重書字跡醜惡不足云矣愚所錄此本是乾隆七年如皐姜任脩摹本任脩字自耘號退耕後有自識云予從寒山趙氏拓本摹得又摹北海孫氏所

藏石經殘碑得中郎筆法以吳炳補桐柏碑之例重補此碑或比近人傅山鄭簠杜撰者差勝云愚按是本以亨為享以遵為隨以般為隱則皆見於劉熊碑者也以穡為牆則見於石經論語者也又以権為確以稺徒為棲遲則皆見於婁壽碑者也劉熊碑世或傳為蔡書亨遵般三字洪氏亦嘗以假借釋之至婁壽碑則未有目為蔡書者石經論語雖屬蔡書然穡権諸字則洪氏未嘗以假借釋之借非原石如此何以能闇合乎又或疑姜從隸辨摹入然若使從隸辨摹補亦焉能免參差集綴天吳裋褐之痕而予曾見

姜君所摹袁逢書全諸碑手意恭鹵斷不能脫空摹擬而匀潔若此惟其不能自運是以筆蹤弱劣不稱漢碑骨格而要之典型具在非傳鄭二刻比也且其通體筆意與寒山趙氏所摹婁壽碑相似則其自出寒山諒非誑語矣　此本內以琫爲䢸顧南原隸辨之書不著于錄即此一條亦見姜氏此本非從隸辨來也　此本及傳鄭二本並云年四十有二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蔡中郎集則云年四十有三以建寧二年正月乙亥卒水經注則云年四十有三以建寧四年正月丁亥卒三處互異後漢書本傳云建寧

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爲閹人所害林宗哭之慟明年春卒于家時年四十二考陳蕃竇武之死在靈帝建寧元年九月史不誤也然則林宗當生于順帝永建三年戊辰至建寧二年年四十二也惟是碑年正月甲辰朔二月癸酉朔乙亥丁亥二日則正月皆無之若依水經作四年則其正月廿六日是丁亥然於史又不合是則所當闕疑者亦不得因有水經作四年而遽謂此本誤也　傅青主書此碑後有跋云此碑在南渡之前已不可見而今乃有藏此碑者吾從汾陽曹孝廉偉得一本不知近代何人補書四

甚不知青螺公所嘗識以爲漢碑者又何本也按此所謂青螺者郭子章也子章重刻郭林宗碑跋云介休王尹正己訪於汾故家得傳碑示余予近過許昌摹魏受禪文參之斯碑字體畫一其出蔡手無疑王乃命工鐫之貞珉据此云字體與受禪相類則是方整一種者矣此亦足證姜氏所摹之非無據也兩漢金石記

按太平寰宇記河東道汾州介休縣郭林宗冢在縣東南二十里周武帝時除天下碑唯林宗碑詔特留據此宜林宗之碑流傳最久乃自宋以來著

錄家皆未之及知此碑已亡于唐代或宋初矣今所錄者乃明傅山所書刻於林宗墓側字迹醜惡殊昧古意　國初鄭氏簠亦有重書之本皆不足觀翁鴻臚方綱云家藏別有姜任修本較傅鄭二家頗有根据然姜子恭壽孝廉與祀善言及此碑亦不信以爲眞也因其文尚與史傳及蔡中郎集文選諸書有資攷證處姑著于編識者自能辨之

六經集作六籍膺集集作游集從執文選作祀執誤年四十有二集作四十有三凡我同好集選道作凡我四方同好推先生之德集作推先生之德誤以謀不朽集作以圖不朽兒遠集作祀遠樹碑集作建碑齊于集作齊乎幽設集作幽潛至藉字漢隸亦有作共者碑書藉藉二字爲㸃畫與羨

字無異失古人省
文假借之旨矣

金石萃編卷十二終